B
5234
C53S5
1724a
v. 1

LIBRARY
AUG 30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聖諭廣訓序

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記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此皆以敦本崇實之道為牖民覺

世之模法莫良焉意莫厚焉我

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德洋恩普仁育萬物義正萬民六十年來宵衣旰食祇期薄海內外興仁講

讓革薄從忠共成親遜之風永享昇平之治故

特頒上諭十六條曉諭八旗及直省兵民人等自綱常名教之際以至於耕桑作息之間本末精粗

公私鉅細民隱情之所
習皆
睿慮之所周視尔編氓誠如
赤子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萬世守
之莫能易也朕纘承大

統臨御兆人以
聖祖之心為心以
聖祖之政為政夙夜黽勉率
由舊章惟恐小民遵信
奉行久而或怠用申誥
誡以示提撕謹將

上諭十六條尋繹其義推衍
其文共得萬言名曰
聖諭廣訓旁徵遠引往復周
詳意取顯明語多直樸
無非奉
先志以啟後人使羣黎百姓

家喻而戶曉也願爾兵
民等仰體
聖祖正德厚生之至意勿視
爲條教號令之虛文共
勉爲謹身節用之庶人
盡除夫浮薄囂凌之陋

習則風俗醇厚家室和
平在朝廷德化樂觀其
成爾後嗣子孫並受其
福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其理豈或爽哉

雍正二年二月初二日

敦孝弟以重人倫

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法
祖尊
親孝思不匱
欽定孝經衍義一書衍釋經文義理詳貫無非
孝治天下之意故
聖諭十六條首以孝弟開其端朕丕承鴻業追
維

往訓推廣立教之思先申孝弟之義用是與爾
兵民人等宣示之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
民之行也人不知孝父母獨不思父母愛
子之心乎方其未離懷抱饑不能自哺寒
不能自衣爲父母者審音聲察形色笑則
爲之喜啼則爲之憂行動則跬步不離疾
痛則寢食俱廢以養以教至於成人復爲
授家室謀生理百計經營心力俱瘁父母
之德實同昊天罔極人子欲報親恩於萬

一自當內盡其心外竭其力謹身節用以勤服勞以隆孝養毋博奕飲酒毋好勇鬬狠毋好貨財私妻子縱使儀文未備而誠慤有餘推而廣之如曾子所謂居處不莊非孝事君不忠非孝蒞官不敬非孝朋友不信非孝戰陣無勇非孝皆孝子分內之事也至若父有冢子稱曰家督弟有伯兄尊曰家長凡日用出入事無大小衆子弟皆當咨稟焉飲食必讓語言必順步趨必

徐行坐立必居下凡以明弟道也夫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况同氣之人乎故不孝與不弟相因事親與事長並重能爲孝子然後能爲悌弟能爲孝子悌弟然後在田野爲循良之民在行間爲忠勇之士爾兵民亦知爲子當孝爲弟當悌所患習焉不察致自離於人倫之外若能痛自愧悔出於心之至誠竭其力之當盡由一念孝弟積而至於念念皆然勿

尚虛文勿略細行勿沽名而市譽勿勤始
而怠終孝弟之道庶克敦矣夫不孝不弟
國有常刑然顯然之跡刑所能防隱然之
地法所難及設罔知愧悔自陷匪僻朕心
深爲不忍故丁寧告誡庶爾兵民咸體朕
意感發興起各盡子弟之職於戲聖人之
德本於人倫堯舜之道不外孝弟孟子曰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兵民其
毋視爲具文焉

篤宗族以昭雍睦

書曰以親九族九族旣睦是帝堯首以睦族宗敎也禮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明人道必以睦族爲重也夫家之有宗族猶水之有分派木之有分枝雖遠近異勢疎密異形要其本源則一故人之待其宗族也必如身之有四肢百體務使血脉相通而疴癢相關周禮本此意以敎民著爲六行曰孝曰友而繼曰睦誠古今不易之

常道也我
聖祖仁皇帝旣諭爾等以敦孝弟重人倫卽繼
之曰篤宗族以昭雍睦葢宗族由人倫而
推雍睦未昭卽孝弟有所未盡朕爲爾兵
民詳訓之大抵宗族所以不篤者或富者
多吝而無解推之德或貧者多求而生觖
望之思或以貴凌賤而勢利汨其天親或
以賤驕人而忿傲施於骨肉或貨財相競
不念祖免之情或意見偶乖頓失宗親之

義或偏聽妻孥之淺識或誤中讒慝之虛詞因而詬誶傾排無所不至非惟不知雍睦抑且忘爲宗族矣爾兵民獨不思子姓之衆皆出祖宗一人之身奈何以一人之身分爲子姓遽相視爲途人而不顧哉昔張公藝九世同居江州陳氏七百口共食凡屬一家一姓當念乃祖乃宗寧厚毋薄寧親勿疎長幼必以序相洽尊卑必以分相聯喜則相慶以結其綢繆戚則相憐以

通其緩急立家廟以薦烝嘗設家塾以課子弟置義田以贍貧乏修族譜以聯疎遠即單姓寒門或有未逮亦各隨其力所能爲以自篤其親屬誠使一姓之中秩然藹然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兄與兄言友弟與弟言恭雍睦昭而孝弟之行愈敦有司表爲仁里君子稱爲義門天下推爲望族豈不美哉若以小故而隳宗支以微嫌而傷親愛以侮慢而違遜讓之風以偷薄

而虧敦睦之誼古道之不存卽爲國典所不恕爾兵民其交相勸勵共體祖宗慈愛之心常切水木本源之念將見親睦之俗成於一鄉一邑雍和之氣達於薄海內外諸福咸臻太平有象胥在是矣可不勗歟

和鄉黨以息爭訟

古者五族爲黨五州爲鄉睦婣任恤之敎由來尚矣顧鄉黨中生齒日繁比閭相接睚眦小失狎昵微嫌一或不誠凌競以起遂至屈辱公庭委身法吏負者自覺無顏勝者人皆側目以里巷之近而舉動相猜報復相尋何以爲安生業長子孫之計哉

聖祖仁皇帝憫人心之好競思化理之貴淳特布訓於鄉黨曰和所以息爭訟於未萌也

朕欲咸和萬民用是申告爾等以敦和之道焉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言不和之漸起於細微也易訟之象曰君子以作事謀始言息訟貴絕其端也是故人有親疎概接之以溫厚事無大小皆處之以謙冲毋恃富以侮貧毋挾貴以凌賤毋飾智以欺愚毋倚強以凌弱談言可以解紛施德不必望報人有不及當以情恕非意相干當以理遣此旣有包容之度彼必生媿悔

之心一朝能忍鄉里稱爲善良小忿不爭
閭黨推其長厚鄉黨之和其益大矣古云
非宅是卜惟鄰是卜緩急可恃者莫如鄉
黨務使一鄉之中父老子弟聯爲一體安
樂憂患視同一家農商相資工賈相讓則
民與民和訓練相習汛守相助則兵與兵
和兵出力以衛民民務養其力民出財以
贍兵兵務恤其財則兵與民交相和由是
而簞食豆羹爭端不起鼠牙雀角速訟無

因豈至結怨耗財廢時失業甚且破產流離以身殉法而不悟哉若夫巨室耆年鄉黨之望膠庠髦士鄉黨之英宜以和輯之風爲一方表率而奸頑好事之徒或詭計挑唆或横行嚇詐或貌爲洽比以煽誘或假託公言而把持有一於此里閈靡寧鄉論不容國法具在爾兵民所當謹凜者也夫天下者鄉黨之積也爾等誠遵

聖祖之懿訓尚親睦之淳風孝弟因此而益敦

宗族因此而益篤里仁爲美比戶可封訟息人安延及世世協和徧於萬邦太和烝於宇宙朕與爾兵民永是賴焉

重農桑以足衣食

朕聞養民之本在於衣食農桑者衣食所由出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古者天子親耕后親桑躬爲至尊不憚勤勞爲天下倡凡爲兆姓圖其本也夫衣食之道生於地長於時而聚於力本務所在稍不自力坐受其困故勤則男有餘粟女有餘帛不勤則仰不足事父母俯不足畜妻子其理然也彼南北地土雖有

高下燥濕之殊然高燥者宜黍稷下濕者
宜秔稻食之所出不同其爲農事一也樹
桑養蠶除江浙四川湖北外餘省多不相
宜然植麻種棉或績或紡衣之所出不同
其事與樹桑一也願吾民盡力農桑勿好
逸惡勞勿始勤終惰勿因天時偶歉而輕
棄田園勿慕奇贏倍利而輒改故業苟能
重本務雖一歲所入公私輸用而外美餘
無幾而日積月累以至身家饒裕子孫世

守則利賴無窮不然而捨本逐末豈能若是之縣遠乎至爾兵隷在戎伍不事農桑試思月有分給之餉倉有支放之米皆百姓輸納以散給爾等各贍身家一絲一粒莫不出自農桑爾等既享其利當彼此相安多方扞衛使農桑俱得盡力爾輩衣食永遠不匱則亦重有賴焉若地方文武官僚俱有勸課之責勿奪民時勿妨民事浮惰者懲之勤苦者勞之務使野無曠土邑

無游民農無捨其耒耜婦無休其蠶織卽至山澤園圃之利雞豚狗彘之畜亦皆養之有道取之有時以佐農桑之不逮庶幾克勤本業而衣食之源溥矣所慮年穀豐登或忽於儲蓄布帛充贍或侈於費用不儉之弊與不勤等甚且貴金玉而忽菽粟工文繡而廢蠶桑相率爲紛華靡麗之習尤爾兵民所當深戒者也自古盛王之世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享庶富之

盛而致教化之興其道胥由乎此我
聖祖仁皇帝念切民依嘗刋耕織圖頒行中外
所以敦本阜民者甚至朕仰惟
聖諭念民事之至重廣爲詮解勸爾等力於本
務余一人衣租食稅願與天下共飽煖也

尚節儉以惜財用

生人不能一日而無用即不可一日而無財然必留有餘之財而後可供不時之用故節儉尚焉夫財猶水也節儉猶水之蓄也水之流不蓄則一洩無餘而水立涸矣財之流不節則用之無度而財立匱矣我

聖祖仁皇帝躬行節儉為天下先休養生息海內殷富猶兢兢以惜財用示訓蓋自古民風皆貴乎勤儉然勤而不儉則十夫之力

不足供一夫之用積歲所藏不足供一日之需其害爲更甚也夫兵丁錢糧有一定之數乃不知撙節衣好鮮麗食求甘美一月費數月之糧甚至稱貸以遂其欲子母相權日復一日債深累重饑寒不免農民當豐收之年倉箱充實本可積蓄乃酬酢往來率多浮費遂至空虛夫豐年尚至空虛荒歉必至窮困亦其勢然也似此之人國家未嘗減其一日之糧天地未嘗不與

以自然之利究至啼饑號寒困苦無告者皆不節儉所致更或祖宗勤苦儉約日積月累以致充裕子孫承其遺業不知物力艱難任意奢侈誇耀里黨稍不如人卽以爲恥曾不轉盼遺產立盡無以自存求如貧者之子孫幷不可得於是寡廉鮮恥靡所不至弱者餓殍溝壑強者作慝犯刑不儉之害一至於此易曰不節若則嗟若蓋言始不節儉必至嗟悔也爾兵民當凜遵

聖訓繹思不忘爲兵者知月糧有定與其至不足而冀格外之賞孰若留有餘以待可繼之糧爲民者知豐歉無常與其但顧朝夕致貧窶之可憂孰若留貯將來爲水旱之有備大抵儉爲美德寧以固陋貽譏禮貴得中勿以驕盈致敗衣服不可過華飲食不可無節冠婚喪祭各安本分房屋器具務取素樸卽歲時伏臘斗酒娛賓從俗從宜歸於約省爲天地惜物力爲朝廷惜恩

膏為祖宗惜往日之勤勞為子孫惜後來之福澤自此富者不至於貧貧者可至於富安居樂業含哺鼓腹以副朕阜俗誠民之至意孝經有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爾兵民其身體而力行之

隆學校以端士習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固無人不在所教之中專其督率之地董以師儒之官所以成人材而厚風俗合秀頑強懦使之歸於一致也我

聖祖仁皇帝壽考作人特隆學校凡所以養士之恩教士之法無不備至蓋以士為四民之首人之所以待士者重則士之所以自待者益不可輕士習端而後鄉黨視為儀

型風俗由之表率務令以孝弟爲本材能爲末器識爲先文藝爲後所讀者皆正書所交者皆正士確然於禮義之可守惕然於廉恥之當存唯恐立身一敗致玷宮牆惟恐名譽雖成負慚衾影如是斯可以爲士否或躁競功利干犯名教習乎異端曲學而不知大道騖乎放言高論而不事躬行問其名則是考其實則非矣昔胡瑗爲教授學者濟濟有成文翁治蜀中子弟由

是大化故廣文一官朕特飭吏部悉以孝廉明經補用凡以爲興賢育才化民成俗計也然學校之隆固在司敎者有整齊嚴肅之規尤在爲士者有愛惜身名之意士品果端而後發爲文章非空虛之論見之施爲非浮薄之行在野不媿名儒者在國卽爲良臣所係顧不重哉至於爾兵民恐不知學校之爲重且以爲與爾等無與不思身雖不列於庠序性豈自外於倫常孟

子曰謹庠序之敎申之以孝弟之義又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則學校不獨所以敎士兼所以敎民若黌宮之中文武並列雖經義韜畧所習者不同而入孝出弟人人所當共由也士農不異業力田者悉能敦本務實則農亦士也兵民無異學即戎者皆知敬長愛親則兵亦士也然則庠序者非爾兵民所當隆重者乎端人正士者非爾兵民所當則傚者乎孰不有君臣

父子之倫孰不有仁義禮智之性勿謂學
校之設止以爲士各宜以善相勸以過相
規向風慕義勉爲良善則氓之蚩蚩亦可
以禮義爲耕耘赳赳武夫亦可以詩書爲
甲冑一道同風之盛將復見於今日矣

黜異端以崇正學

朕惟欲厚風俗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先端學術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惟此倫常日用之道爲智愚之所共由索隱行怪聖賢不取易言蒙以養正聖功以之書言無偏無頗無反無側王道以之聖功王道悉本正學至於非聖之書不經之典驚世駭俗紛紛藉藉起而爲民物之蠹者皆爲異端所宜屏絕凡爾兵民愿謹淳朴者固多間

或逃於他岐以無知而罹罪戾朕甚憫之
自古三教流傳儒宗而外厥有仙釋朱子
曰釋氏之教都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
一箇心老氏之教只是要存得一箇神氣
此朱子持平之言可知釋道之本指矣自
游食無藉之輩陰竊其名以壞其術大率
假災祥禍福之事以售其誕幻無稽之談
始則誘取貲財以圖肥己漸至男女混淆
聚處爲燒香之會農工廢業相逢多語怪

之人又其甚者奸回邪慝竄伏其中樹黨結盟夜聚曉散干名犯義惑世誣民及一旦發覺徵捕株連身陷囹圄累及妻子教主已爲罪魁福緣且爲禍本如白蓮聞香等教皆前車之鑑也又如西洋教宗天主亦屬不經因其人通曉曆數故國家用之爾等不可不知也夫左道惑衆律所不宥師巫邪術邦有常刑朝廷立法之意無非禁民爲非導民爲善黜邪崇正去危就安

爾兵民以父母之身生太平無事之日衣食有賴俯仰無憂而顧昧恒性而即匪彝犯王章而干國憲不亦愚之甚哉我

聖祖仁皇帝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藝極陳常煌煌大訓所以爲世道人心計者至深遠矣爾兵民等宜仰體

聖心祗遵

聖教擯斥異端直如盜賊水火且水火盜賊害止及身異端之害害及人心心之本體有

正無邪苟有主持自然不惑將見品行端方諸邪不能勝正家庭和順遇難可以成祥事親孝事事君忠盡人事者即足以集天休不求非分不作非爲敦本業者即可以迓神慶爾服爾耕爾講爾武安布帛菽粟之常遵蕩平正直之化則異端不待驅而自息矣

講法律以儆愚頑

法律者帝王不得已而用之也法有深意律本人情明其意達其情則囹圄可空訟獄可息故懲創於已然不若警惕於未然之爲得也周禮州長黨正族師皆於月吉屬其民而讀法大司寇懸象刑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知所向方今國家酌定律例委曲詳明昭示兵民俾各凛成憲遠於罪戾意甚厚也

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洽於兆民而於刑罰尤惓惓致意朕臨御以來體好生之德施欽恤之恩屢頒赦款詳審爰書庶幾大化翔洽刑期無刑又念爾爲民者生長草野習於顓蒙爲兵者身隸戎行易逞強悍每至誤觸王章重干憲典因之特申訓誡警醒愚頑爾等幸際昇平休養生息均宜循分守禮以優游於化日舒長之世平居將須行法律條分縷析講明意義見法知懼觀

律懷刑如知不孝不弟之律自不敢爲蔑倫亂紀之行知鬬毆攘奪之律自不敢逞囂凌強暴之氣知奸淫盜竊之律自有以遏其邪僻之心知越訴誣告之律自有以革其健訟之習蓋法律千條萬緒不過準情度理天理人情心所同具心存於情理之中身必不陷於法律之內且爾兵民性縱愚頑或不能通曉理義未必不愛惜身家試思一蹈法網百苦備嘗與其宛轉呼

號思避罪於箠楚之下何如洗心滌慮早悔過於清夜之間與其傾貲蕩產求減毫末而國法究不能逃何如改惡遷善不犯科條而身家可以長保倘不自警省偶罹於法上辱父母下累妻孥鄉黨不我容宗族不我齒即或邀恩倖免而身敗行虧已不足比於人數追悔前非豈不晚哉朕聞居家之道爲善最樂保身之策安分爲先勿以惡小可爲有一惡即有一法以相治

勿以罪輕可玩有一罪卽有一律以相懲惟時時以三尺自凛人人以五刑相規懼法自不犯法畏刑自可免刑匪僻潛消爭競不作愚者盡化爲智頑者悉變爲良民樂田疇兵安營伍用臻刑措之治不難矣